經今古文學

目次

經今古文學

一 經今古文的詮釋

經今古文名稱的對峙，自西漢末年時候纔發生的。據經古文學家的話：自從秦始皇聽李斯之言，實行焚書坑儒的政策之後，孔子所編纂的六經頗多殘缺散佚；而當時的民間卻頗有將書籍偷埋在牆壁間的。（這些話，經今文學家是不相信的，詳下。）漢興，設立五經博士官；博士們所用的經書的本子，是用漢時當時的隸書寫的；隸書在漢時，好像我們現在用的楷書；所以所謂今文，就是用現代的文字書寫的意思。到了後來，那散在民間、藏在牆壁間的古書漸漸發現。這些書是用漢以前的文字寫的，所謂古籀文字，所以叫做古文；古文就是用古代的文字書寫的意思。照這樣說，經今古文不過是書籍的版本的不同——一種是用今文寫的，一種是用古文寫的——本是很普通而簡單的事。其實不然；牠們的不同，不僅在於所書寫的字，而且字句有不同，篇章有不同，書籍有不同，書

籍中的意義有大不同；因之，學統不同，宗派不同，對於古代的制度以及人物的批評各各不同；而且對於經書的中心人物，孔子，各具完全不同的觀念。你想，在中國數千年來的學術思想上握絕大威權的經典與孔子，而他們的見解完全異樣；在經學家、史學家以及對於國故有興趣的人們看起來，這的確不是一個小問題呢！現在先將西漢今文十四博士和西漢末所發現的古文經傳表列於下，以清眉目。

經	今文 家	今文 備記	古文 家	古文 備記
詩	魯(申公)(1) 齊(轅固)(2) 韓(韓嬰)(3)	魯詩、韓詩，文帝時立博士；齊詩，景帝時立。	毛詩(毛公)	漢書儒林傳：「毛公，趙人也，治詩，爲河間獻王博士。」又藝文志「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
	歐陽(生)(4)	三家同出於伏勝。武帝立書歐陽氏博士，宣帝時添立	古文尚書(孔安國)	漢書藝文志：「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經凡數

書	大夏侯(勝)(5) 小夏侯(建)(6)	大小夏侯。		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多得十六篇。」
禮	大戴(德)(7) 小戴(聖)(8) 慶(普)㊀	三家同出於高堂生。武帝時立禮經博士,宣帝時分立爲二家。	逸禮	劉歆讓太常博士書:「魯恭王得古文於壞壁,逸禮有三十九篇。」又漢書藝文志:「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
			周官	賈公彥序周禮廢興引馬融傳云:「至孝成皇帝,達才通人劉向子歆,校理祕書,始得序著於錄略。」
易	施(讎)(9) 孟(喜)(10) 梁丘(賀)(11) 京(房)(12)	四家同出於田何。武帝時立易經博士,宣帝時分立爲施、孟、梁丘三家,元帝時又立京氏。	費氏(費直)	漢書儒林傳:「費直字長翁,東萊人,……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一篇文言解說上下經。」
			高氏(高相)(附)	漢書儒林傳:「高相,沛人,……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
公羊	嚴(彭祖)(13) 顏(安樂)(14)	二家同出於胡母生、董仲舒。武帝時立春秋公羊博士。	左氏(左丘明)	漢書儒林傳:「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太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

經	今文	說明	古文	說明
春秋		宣帝時分立爲嚴顏二家。		說文序：「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
	㈢穀梁	漢書儒林傳：「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於魯申公。」按穀梁，宣帝時始立博士。	鄒氏(附)	漢書藝文志：「無師」。
			夾氏(附)	漢書藝文志：「未有書」。

㈠古文經傳的備記，都採自劉歆、班固、許慎諸人的話；這些話，在經今文學家是不相信的；詳可參考康有爲新學僞經考中漢書藝文志辨僞、漢書儒林傳辨僞諸篇。

㈡慶氏禮本今文學；據後漢書儒林傳，未立於學官，所以不在十四博士之內；但亦有人據漢書藝文志去易的京氏而代以慶氏的。

㈢春秋穀梁傳，宣帝甘露間始立爲博士，不在十四博士之內。穀梁之爲今文古文頗異辭，但近人有斥爲古文者，詳可參考崔適春秋復始卷一。

二　經今古文異同示例

敍述到經今古文的異同，假使稍微詳密點，可以成爲數百萬言的專著，決不是這篇短文所能容納；所以現在只好去掉煩瑣的，而將較爲重要而稍有興趣的略舉一二以示例。現在我們就以六經的次第示例罷。

六經的次第，在對於經學沒有興趣的人，總以爲是無大關係的；其實這在經今古文學家卻是一個大問題。今文家的次第是：(1)詩，(2)書，(3)禮，(4)樂，(5)易，(6)春秋。古文家是：(1)易，(2)書，(3)詩，(4)禮，(5)樂，(6)春秋。他們除在爲行文便利而偶爾顚倒外，決不是隨便亂寫的。現在將今古文的證據列下：

一、今文

(1)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篇「詩、書序其志，禮、樂純其養，易、春秋明其知。」

(2)莊子天下篇「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

（3）莊子天運篇「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

（4）史記儒林傳序「漢初傳經諸儒，「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母生，於趙自董仲舒。」（案樂本無經，故從缺。）

（5）荀子儒效篇「詩言是其志也，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案缺易。）

（6）商君書農戰篇「詩、書、禮、樂、春秋。」（案缺易。）

（7）禮記經解「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案樂易次序偶亂。）

（8）禮記王制「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

（9）莊子徐無鬼篇「橫說之則有詩、書、禮、樂。」

（10）荀子儒效篇「故詩、書、禮、樂之歸是矣。」

(11)論語「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12)論語「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二、古文

(1)漢書藝文志「六藝略」序六經次第，首易，次書，次詩，次禮，次樂，次春秋。且書先尚書古文經，次今文之歐陽章句、大小夏侯章句；禮先禮古經，次今文之后氏、戴氏經十七篇；春秋先春秋古經十二篇，次今文經十一卷；又先左氏傳，次今文之公羊傳、穀梁傳。

(2)漢書儒林傳「漢興，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書自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燕則韓太傅，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母生，於趙則董仲舒。」又下文序漢儒傳經的次第，亦是先易，次書，次詩，次禮，次春秋，與史記儒林傳全異。（按樂本無經，故從缺。）

今古文家對於六經次第的排列，是有意義的；引申些說，說這是表示他們對於孔子觀念的不同，也可以的。所謂意義是什麼呢？就是：古文家的排列次序是按六經產生時代的早晚，今文家卻是按六經內容程度的淺深。古文家以易經的八卦是伏犧畫的，所以易列在第一；書經中最早的篇章

是堯典，較伏羲爲晚，所以列在第二；詩經中最早的是商頌，較堯舜又晚，所以列在第三；禮樂，他們以爲是周公作的，在商之後，所以列在第四、第五；春秋是魯史，經過孔子的删改，所以列在末了。但是我們進一層研究古文家爲什麼以時代的早晚排列呢？這就不能不說到他們對於孔子的觀念了。他們以爲六經都是前代的史料，——所謂六經皆史說——孔子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聖人，他不過將前代的史料加以整理，以傳授給後人而已。簡言之，就是他們視孔子爲一史學家。將孔子視爲古代文化的保存者，不是將他抑與司馬遷輩同流嗎？不是太蔑視他老夫子嗎？不然，他們有他們的理由。他們以爲民族的存亡與歷史有密切的關係；中國民族所以能歷數千年而不致滅亡，實在因爲她有詳密而不絕的史乘的緣故；而古代史乘的「繼往開來」者當首推孔子。章炳麟國故衡論原經篇「國之有史久遠，則亡滅之難。自秦氏以訖今茲，四夷交侵，王道中絕者數矣；然搰者不敢毀棄舊章，反正又易。藉不獲濟，而憤心時時見於行事，足以待後。故令國性不墮，民自知貴於戎狄，非春秋，孰綱維是！……孔子不布春秋，前人往不能語後人，後人亦無以識前，乍被侵略，則相安於輿臺之分。……此可爲流涕長潸者也。然則……春秋之況烝民，比之天地亡不幬持，豈虛譽哉！㊃」這

段話確能將這理由發揮得很明晰。

至於今文家呢？他們是反對這種說法的。他們以爲孔子決不僅僅是一個古代文化保存者！如果孔子是這樣地規模狹小的史學家，則決不成其爲「素王」的孔子了。六經大部分是孔子作的；這裏面固然有前代的史料，但這是孔子「託古改制」的手段。六經的文字是糟粕，是軀殼；他的微言大義，是別有所在的。孟子稱春秋「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我們對於六經，應該注重在義，不能過於重視事與文。如果孔子僅僅是個史學家，他應該作了一部詳密巨帙的春秋，爲什麼這樣地簡略，如後人所斥的「斷爛朝報」呢？而孟子又爲什麼將這樣「斷爛朝報」的東西，比功於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呢？總結一句話：今文家是視孔子爲政治家、哲學家、教育家。所以他們對於六經的排列，是含有教育家排列課程的意味。他們以詩、書、禮、樂是普通教育或初級教育的課程；易、春秋是孔子的哲學、孔子的社會學及政治學的思想所在，非高材不能領悟，所以列在

㊁太炎別錄印度中興之望及答鐵錚二文中也有此意。

最後，可以說是孔子的專門教育或高級教育的課程。又詩、書是符號（文字）的教育，禮、樂是實踐（道德）的陶冶；所以詩、書列在先，禮、樂又列在其次。總之，（1）詩、書，（2）禮、樂，（3）易、春秋，牠們的排列，是完全依照程度的深淺而定。（禮是意志的訓練，樂是情感的陶冶；禮是由外而內的教育，樂是由內而外的教育；禮樂在儒家的教育思想與社會思想上很有重大的意味，須另文討論。）史記孔子世家「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六經）者七十有二人。」這就是說：孔子的生徒肄業於普通科的有三千人，而卒業於專門科的僅只七十二人而已。

僅論及區區的六經的次第一事，而今古文的含義的不同已是這樣地巨大，則其餘可想而知了。現將今古文學的同異擇最要的表列於下：

今文學	古文學
(1)崇奉孔子。	(1)崇奉周公。
(2)尊孔子為受命之素王。	(2)尊孔子為先師。
(3)視孔子為哲學家、政治家、教育家。	(3)視孔子為史學家。

今文	古文
(4)以孔子爲託古改制。	(4)以孔子爲信而好古、述而不作。
(5)以六經爲孔子作。	(5)以六經爲古代史料。
(6)以春秋公羊傳爲主。	(6)以周禮爲主。
(7)爲經學派。	(7)爲史學派。
(8)經的傳授多可考。	(8)經的傳授不大可考。
(9)西漢皆立於學官。	(9)西漢多行於民間。
(10)盛行於西漢。	(10)盛行於東漢。
(11)斥古文經傳爲劉歆僞造之作。	(11)斥今文經傳爲秦火殘缺之餘。
(12)今存儀禮、公羊、穀梁(?)及小戴禮記(?)大戴禮記(?)韓詩外傳。	(12)今存毛詩、周禮、左傳。
(13)信緯書以爲孔子微言大義間有存者。	(13)斥緯書爲誣妄。

三　經今古文的爭論

在西漢哀平以前（紀元前六年至紀元後五年），立於學官的五經，全是今文；當時古文經傳未出，今古文的名稱也未成立，自無所謂爭論。雖然據現存的古代史籍上的記載——如班固漢書——說當時古文經傳已經在民間傳授，那大膽的系統的提出各種的古文經傳，如古文尚書、逸禮、左氏春秋等，要求建立於學官，以與今文十四博士相爭衡的，實始於劉歆。自從劉歆這樣地提出抗議之後，——指劉歆讓太常博士書——今古文的壁壘然後森嚴，今古文的旗幟然後鮮明，而今古文的爭論也就從西漢末年一直延到東漢末年，竟達二百餘年之久（東漢亡於紀元二一九年。）直到鄭玄徧注羣經，混糅今古文的家法，這種熱烈的爭辯纔暫行休止；而這件經學上的大公案也終於各操一辭，不得最後的判決與結果而罷。現在據史籍上顯明的記載，終漢之世，這種爭論，撮其最重要的，大約有四次：第一次是劉歆（古）與太常博士們（今）之爭立毛詩、古文尚書、逸禮、左氏春秋；第二次是韓歆陳元（古）與范升（今）之爭立費氏易及左氏春秋；第三次是賈逵（古）

與李育，（今）第四次是鄭玄（古）與何休（今）之爭論公羊及左氏的優劣。現在依次敍述於下。但於此須附帶地聲明的有兩點：一、現有史籍上關於爭論的材料，每詳於古文而略於今文；這或者因爲古文學大盛以後，今文學攻難的論迹多被刪滅的緣故。二、他們的爭論，就史籍的文字上觀察，很少說到古文學中心的、重要的一部書——周官（即周禮）。據賈公彥序周禮興廢，說這部書自劉歆校理秘書，纔行敍錄，而當時衆儒斥以爲非，後漢今文學大家何休也斥爲六國陰謀之書，則當時必定有一番關於這部書的爭辯，不過現在爭辯的痕迹與證據多不大可考了。這或者因爲這部書的內容、文字及出處不大足取信於人，所以古文學家不敢求立於學官以自弱其論證，也未可知。

第一次的爭論　劉歆要求建立古文經傳於學官，究竟是什麼居心，是什麼動機，現代今古文學家的推論，絕對的不同。據古文學家的話，劉歆憫古籍的殘缺，所以羅網散佚，使儒家的經傳漸臻完備，實在是孔學的功臣；章炳麟檢論訂孔上說「孔子沒，名實足以抗者，漢之鐂歆」（鐂即劉字，）則竟將孔劉並稱了。但據今文學家的話，則劉歆僞造羣經，思篡孔統，預爲新莽攫竊漢室的工具，實

在是孔學的罪魁;康有爲稱古文經爲僞經,稱古文學爲新學(新莽之學)則今文學派的態度又顯然若揭。我們現在姑且不要作動機論者的信徒,而僅就事實上加以敍述。「劉歆,成帝河平中受詔與父向校領祕書,」㊄據說看見許多的古文經傳;到哀帝建平時,「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立於學官。」他在消極方面竭力攻擊今文經傳是殘缺的東西,而殘缺的原因由於秦始皇焚書及禁挾書的緣故。在積極方面,他又竭力宣傳古文經傳的可寶貴:牠或者可以添補現有經傳的殘缺,如古文尚書較伏生所傳的今文尚書二十九篇多得十六篇,逸禮較高堂生所傳的禮經(卽儀禮)十七篇多得三十九篇;或者可以校補現有經傳的脫簡,如以古文易校施、孟、梁丘的今文易,知脫去無咎悔亡;以古文尚書校歐陽、大小夏侯的今文尚書,知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或者較現有經傳爲信確,如左丘明的左氏春秋,是恐怕孔子的口授的褒貶因弟子異言而作,較公羊、穀梁經孔子弟子再三傳授而後筆於書的實爲信而有徵。當時「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

㊄本段文中凡用引用符號「 」的,多是依錄或刪錄前漢書原文。

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於是數見丞相孔光，為言左氏以求助，光卒不肯。』『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博士們的意見，在史籍上不能詳細考見；但據歆書，說博士們「以尚書、禮[六]為備，謂左氏為不傳春秋；」又反覆說明古文經傳的出處及其可靠，說「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可想見博士們當時一定一方面竭力自衛的說今文經傳是完備的，一方面竭力攻擊古文經傳是僞託的。劉歆這封信措辭很激烈，（書長不錄，詳請參考漢書劉歆本傳）『諸儒皆怨恨。名儒光祿大夫龔勝以歆移書上疏深自罪責，乞骸骨罷。及儒者師丹為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歆懼誅，求出補吏。』於是這次爭論終於這樣地無結果而罷。但直到劉歆佐王莽篡漢，封爵嘉信公的時候，故左將軍公孫祿還說：「國師嘉信公顛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惑，……宜誅此數子，以慰天下。」可見當時古文派對於劉歆的惡感仍然不淺呢！

[六] 禮字依康有為說增。

第二次的爭論　東漢光武帝建武時，「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爲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詔下其議。四年正月，朝公卿大夫博士見於雲臺。帝曰：范博士（升）可前平說。升起對曰：左氏不祖於孔子而出於丘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且非先帝所存，無因得立。遂與韓歆及太中大夫許淑等互相辨難，日中乃罷。升退而奏曰：……近有司請置京氏易博士，羣下執事莫能據正。京氏既立，費氏怨望，左氏春秋復以比類亦希置立。京費已行，次復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騶、夾。如令左氏、費氏得置博士，高氏、騶、夾五經奇異，並復求立，各有所執，乖戾分爭。從之則失道，不從則失人。……今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謹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時難者以太史公（卽史記）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違戾五經、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錄三十一事。詔以下博士。」『陳元聞之，乃詣闕上疏。（疏文空疏，從略。）書奏，下其議。范升復與元相辨難。帝卒立左氏學。太常選博士四人，元爲第一。帝以元新忿爭，乃用其次司隸從事李封。於是諸儒以左氏之立，論議讙譁，自公卿以下數廷爭之。會封病卒，左氏復廢。』於是第二次的爭論也終於似有結果而無結果而罷。但這一次的爭論，依皈古文學的人漸漸增多，操有權威的帝王也漸漸傾向古文，而爭論的對象又漸漸由古文尚書、逸禮、左氏春秋而轉移

至左氏，這很可見東西漢學術風氣的漸變與古文學漸興的現象。

二次以後的爭論　二次以後的爭論是零碎的，而且不十分熱烈的，現在併在一氣敍述。章帝『建初元年，詔賈逵入講。帝善逵說，使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指公羊、穀梁）者，逵於是具條奏之，（奏文以圖讖附會左氏，以媚時主，頗淺鄙，故從略。）逵又數爲帝言古文尚書同異，集爲三卷，帝善之，復令撰齊、魯、韓詩與毛氏異同，幷作周官解故。』同時今文家『李育習公羊春秋，頗涉獵古學，嘗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而多引圖讖，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四十一事。建初四年，詔與諸儒論五經於白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到東漢桓靈間，今文學家『何休作春秋公羊解詁，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當時『鄭玄乃作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我們於後漢書上尋覓今文學家著名的寥寥可數，而古文學家則鄭衆、杜林、桓譚、賈逵、馬融輩盡皆聲名籍籍；今古文學盛替之迹，幾乎成爲東西漢一切政治學術異同特點之一了。現將上文所述表列於下，以淸眉目。

次第	時期	人物：今	人物：古	對象	結果
第一次	前漢哀帝建平元年間(紀元前六—一)	太常博士 孔光 龔勝 師丹 公孫祿(附)	劉歆	古文尚書(古) 逸禮(古) 左氏春秋(古) 毛詩(古)	古文經傳不得立
第二次	後漢光武帝建武間(紀元二五—五五)	范升	韓歆 許淑 陳元 李封	費氏易(古) 左氏春秋(古)	左氏春秋立於學官旋廢
第三次	後漢章帝建初元年至四年(紀元七六—七九)	李育	賈逵	左氏春秋(古) 春秋公羊傳(今)	
第四次	後漢桓帝至靈帝光和五年(紀元一四七—一八二)❶	何休 羊弼	鄭玄	左傳春秋(古) 春秋公羊傳(今)	

❶何休卒於靈帝光和五年當紀元一八二年。

四　經今古文的混淆

經今古文的熱烈的爭論幾達二百年，爲什麼到後來漸漸地熄滅，連所謂今古文經傳的區別也全不明瞭呢？這不能不歸罪（或歸功）於鄭玄（康成）與王肅。東西漢的儒者，他們對於經今古文的信仰雖各持一端；但是他們都非常注重「家法」。所以今文學家守今文學的門戶，古文學家守古文學的門戶；今文學家斥古文學家爲「顛倒五經、變亂師法」，古文學家斥今文學家爲「專己守殘、黨同妒眞。」（雖然今文學家也自分門戶，如詩分爲齊、魯、韓三家，尚書分歐陽、大小夏侯等；然對於古文學則合取攻勢。）我們只要看杜林、鄭衆、賈逵、馬融注左傳、周禮，不用今文說，何休注公羊不用周禮說，許愼作五經異義，分今文說、古文說，便可了然了。但到了鄭玄，他混亂一切古今文的家法，而自創一家之言。據本傳「玄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今）、公羊春秋（今）、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古）、禮記（今）、左氏春秋（古）、韓詩（今）、古文尚書（古）」，則鄭氏擇師已含博學飫聞之意，不拘拘於家法了。又據本傳「玄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

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歷，又著駁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可見他學成之後，徧注羣經。其著作種類之多，在兩漢幾首屈一指；而其內容，則都兼採今古文。如箋詩以毛本爲主，而又時違毛義，兼採三家；於是鄭詩箋行而今文齊魯韓三家詩廢。注尚書用古文，而又和馬融不同，或馬從古而鄭從今，或馬從今而鄭從古；於是鄭書注行而今文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廢。注儀禮，也兼用今古文，從今文則注內疊出古文，從古文則注內疊出今文；於是鄭禮注行而今文大小戴禮廢。在鄭氏的本意，或以爲今古文相攻擊如仇讎，是經學的不幸現象；爲息事寧人計，於是恃其博學，參互各說，以成其一家之言；所以雖以古文學爲宗，也兼採今文學。而當時學者，一則苦於今古文家法的繁瑣，一則震於鄭氏經術的洽博，所以翕然宗從。但這樣一來，鄭學盛行，而古今文的家法滑然混亂了。

在鄭學盛行之後數十年內，曾發生有反鄭學運動；這種運動的開始者是王肅。如果當時他們反對鄭學，以他的混淆今古文家法爲焦點；不但可以得到勝利，而且還能使今古文的家法復活。不料王肅計不出此，乃與鄭學蹈於同一的弊病，於是今古文家法不僅絕無復活的希望，而且汨亂愈

甚。按王肅父朗師楊賜，楊氏世傳今文歐陽尚書，洪亮吉傳經表以肅爲今文伏生十七傳弟子。肅又好賈逵、馬融的古文學，所以他的經術和鄭玄一樣，也是博學今古文者。他的反對鄭學，完全出於個人的好惡，所以或以今文說駁鄭的古文說，或以古文說駁鄭的今文說。而且僞造孔子家語、孔叢子二書，以爲反鄭專著之聖證論的根據。其後肅學雖能藉外孫據爲帝王的權威（肅女適司馬昭，晉武帝炎是他的外孫）將他的尙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和他的父朗的易傳立於學官，使鄭學受一打擊，然而今古文的家法從此更無人過問，而所謂當時儒者也只曉得斷斷於鄭王之爭了。

今文學的衰替固然由於今古文家法的混淆；但實在還有一種外加的有力的原因，卽當時社會秩序太不安寧，致使專門學術的傳授漸漸斷絕的緣故。漢末黃巾董卓之亂，三國鼎立紛爭之局，和西晉外族蹂躪之苦，綿延幾達百五十年（黃巾起於靈帝中平元年，當紀元一八四年；西晉亡於愍帝建興四年，當紀元三一六年；）當時學者流離失所，經籍滅裂焚毁，人民救死惟恐不暇，那能說得到古籍的保存與發揚呢！據史籍記載，齊詩魏時已亡；永嘉（三一一）之亂，易亡施氏、梁邱，書亡歐陽、大小夏侯，詩亡魯詩，韓詩、孟氏易、京氏易無傳人；春秋公羊傳、穀梁傳寖衰，雖存若亡。到東晉元

帝設立博士，易王氏（弼、）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僞孔安國、）毛詩鄭氏、周官禮記鄭氏、春秋左傳杜氏（預、）服氏（虔、）論語孝經鄭氏，所謂西漢今文十四博士已無一存，而今文學也澌滅殆盡了。

五　經今文學的復興

今文學的衰替，初由於鄭玄王肅的混淆「家法」，次由於漢末西晉社會的擾亂。延至隋唐，僅有所謂「注疏之學」；再延至宋明，僅有所謂「理學」；雖也有所謂「道問學」「尊德性」之爭，但經傳終成了哲學家立論的工具；所謂今文經，所謂「家法」，久已成爲學術史上的陳舊名詞了。不料延至晚清，因社會的趨勢與學者的努力，久成化石的今文學竟居然復活，而且佔據學術界的重要地位，幾有當者披靡之勢，這不能不令吾人驚異了。

滿清一代學術的變遷，梁啓超謂一言以蔽之，「以復古爲解放。」這話實在很確當；不過我以爲清儒復古，其解放是消極的自然結果，其積極的目的在「求眞」。清初學術界承晚明王學（王守仁）極盛之後，學者束書不觀，游談無根，於是顧炎武等起而矯之，大唱「舍經學無理學」之說。那時漢學初萌芽，大抵以宋學爲根柢，而不分門戶，各取所長，可以說是漢宋兼采之學，也可以說自明復於宋而漸及於漢唐。這是第一期。乾隆以後，惠棟戴震等輩出，爲「經學而治經學」之風大昌。

說經主實證，不空談義理，於是家誦許（愼）鄭（玄），而羣薄程朱。這可以說是專門漢學，也可以說是自宋復於東漢。這是第二期。嘉慶道光以後，由許鄭之學導源而上，詩宗三家而斥毛氏，書宗伏生、歐陽、夏侯而去古文，禮宗儀禮而毀周官，易宗虞氏以求孟義，春秋宗公羊而排左氏，西漢十四博士之說至是復明。這可以說是西漢今文學的復興，也可以說是自東漢復於西漢。這是第三期。光緒末年，康有爲作孔子改制考，說先秦諸子都是「託古改制」，經皆孔子所作，堯舜皆孔子依託，於是諸子學大興，其影響直及於現代之古史研究者——如友人顧頡剛君。這可以說自西漢復於周秦，也可以說是超經傳之諸子的研究。這是第四期。

依上文所述，可見清代今文學的復興，是當時學術界之自然的趨勢，其發生是溯時代以復古之必然的結果。然此外還有一外加的有力的原因，足以促今文學的復興——一如今文學衰替之含有外因——即道咸以來的政治社會狀態和漢學全盛時期（即第二期）絕對不同的緣故。乾嘉之間，一方面社會的秩序比較安寧，使學者可以專心研究；一方面朝廷因異族之故，時時橫施權威，使學者不敢作「經世」之想；所以當時學者羣趨於「與世無競」之漢學研究。章炳麟檢論清

儒篇所謂「多忌，故歌詩文史楛；愚民，故經世先王之志衰。家有智慧，大湊於說經；亦以紓死，而其術近工眇踔善。」這幾句話，很能說明清代第二時期漢學興盛的原因。但一到了道光咸豐以後，情勢完全不同了。內則有太平天國之亂，使滿廷的權威漸漸衰替；外則自「鴉片戰爭」以後，外族的壓迫與日俱增。當時智識階級的秀出者，懼陸沉之有日，憂斯民之待拯；所以一方面對於當時學者斷斷於訓詁名物之末而致其不滿，一方面震於公羊中「張三世」「通三統」「絀周王魯」「受命改制」等「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而假借經學以爲昌言救世的護身符。這固然不能武斷的說晚清今文學家都是如此，但我們只要看龔自珍康有爲假借經義譏切時政的態度，便瞭若觀火了！

清代今文學復興的出發點是春秋公羊傳，這是不足怪的，因爲當時所謂十三經中，惟有何休的公羊解詁是今文家言。至於復興今文學的首倡者，當推莊存與。他和戴震同時，但治學的塗徑完全和震不同。他著春秋正辭一書，不講漢學家所窮究的訓詁名物，而專講所謂「微言大義，」可以說是清代今文學的第一部著作。但他個人並不是絕對的今文學者，他於這部書之外，還著有周官記、周官說、毛詩說等關於古文經傳的書（均見味經齋遺書。）到了他的弟子宋翔鳳劉逢祿，今文

學才漸漸的成立。宋喜附會，雜採讖緯，實不足稱。至於劉，則專主董仲舒、李育之說，作春秋公羊經傳何氏釋例（簡稱公羊釋例）、公羊何氏解詁箋、左氏春秋考證等書。公羊釋例一書，應用漢學家治學的方法——即近人所謂近於科學的方法——有例證，有系統，有斷案，在清代一切著作中也可算是出色者。所以以章炳麟之信從古文，亦推許牠，說是「屬辭比事，類列彰較，亦不欲苟爲恢詭；其辭義溫厚，能使覽者說繹。」這可想見牠的價值了。莊宋劉都是常州人，當時稱爲常州學派，以別所謂吳派（惠棟）皖派（戴震）。但後來這派學說漸漸得人信從，所以不一定限於常州人，如仁和的龔自珍、邵懿辰，德淸的戴望（均浙籍），邵陽的魏源（湘籍），都是這派中的著名者。龔是漢學家段玉裁的外孫，富有天才。他雖沒有關於今文學之專門的著作，但喜引用公羊義例，以批評朝政，譏排專制。不過他終是才勝於學，喜博嗜奇，所以一方治公羊，一方又襲章學誠「六經皆史」之說，以自陷於古文家言。魏源與龔很相得，喜言經世，後不遇，乃轉而治經。他曾著詩古微，攻擊毛傳及大小序，而專主齊魯韓三家；又著書古微，說不僅閻若璩所攻擊的古文尚書孔傳是僞造，就是東漢馬融、鄭玄的古文尚書也不是孔安國的眞說。同時邵懿辰著禮經通論，說儀禮十七篇並非殘缺，所謂

古文逸禮三十九篇，全是劉歆僞造。戴望又引公羊義例以注論語，於是今文學的範圍更逐漸推廣。總之，自魏書出而詩書始復於西漢，自邵書出而禮始復於西漢，於今文學的復興不能謂無功績；章炳麟斥魏爲「不知師法略例，又不識字，」斥邵爲「倒植，」㊇實在不免有阿其所好之嫌。但當時對於今文學的復興，還有一有力的援軍，卽當時輯佚之風很盛，關於西漢今文博士的遺說，考輯頗備；如馮登府的三家詩異文疏證、迮鶴壽的齊詩翼氏學、陳壽祺的三家詩遺說考及其子喬樅的今文尙書經說考、尙書歐陽夏侯遺說考、詩經四家異文考、齊詩翼氏學疏證等書，都可以與今文學者以有力的援助。不過這些學者僅僅考證今古文學的不同，並非力主今文而排古文，所以我們不稱爲今文學者。延至光緒間，善化皮錫瑞著五經通論及經學歷史等書，以授初學者，也偏主今文。又湘潭王闓運以今文義偏注羣經；但王以文學著，經學造就實不足稱。他的弟子廖平（廖前數年尙任成都高師教授）承其學，著四益館經學叢書十數種，其中以今古學考一書爲最有系統。廖爲人

㊇均見檢論淸儒

蓋敏於學而怯於謄，初持古文爲周公今文爲孔子之說，繼進而主張今文爲孔子的眞學古文爲劉歆的僞品，都不失爲今文學家之言；但後來受張之洞的賄逼，竟言今文是小說古文是大統，以自相矛盾。近著孔經哲學發微（中華書局出版）極附會荒唐之能事，眞不知是在說什麼話了。那時襲廖的舊說而成爲集清代今文學的大成者，是南海康有爲。康初從同縣朱次琦學。朱治經，雜糅漢宋古今，不講家法；所以康早歲好周禮，嘗著政學通議一書。其後見廖書，因盡棄舊說，專致力於今文學，先著新學僞經考一書——說古文經傳是劉歆僞造，所以稱爲僞經；古文學是新莽時之學，不是漢學，所以稱爲新學。在這部書出世以前的今文學著作，大抵是部分的、片段的；到這部書，然後網羅一切，對於古文學下根本的攻擊；大意是說：一、西漢經學無所謂古文，一切古文都是劉歆僞造。二、秦始皇焚書，六經並未受災，西漢今文十四博士的傳本並無殘缺。三、篆隸之說不足信，孔子時所用字體就是秦漢時通行篆書，就字體說，也無所謂古今文。四、劉歆想適掩作僞的痕迹，所以校中祕書時，對於一切古書多加竄亂。五、劉歆作僞的動機，是想佐莽篡漢，所以崇奉周公而毀滅孔子的微言大義。六、古文學所以流傳，是因爲東漢的「通學」者及鄭玄的混淆家法。繼著孔子改制考一書，說先秦

諸子都是託古改制，所以六經是孔子所作以宣傳的書册，堯舜是孔子所託的理想社會。這部書是康著大同書之歷史的初步著作，其性質實是超今文學的，不過內容仍然是由公羊中「通三統」「張三世」「受命改制」等義演繹而來。依康著大同書中所描寫的理想社會，簡直是無治主義者的理想；但康迷於三世（據亂世、小康世、大同世）之說，以現世爲據亂世，所以力主君主立憲，以實現其小康世的理想；又感於舊君的私恩，復一變而爲復辟論者。以極左的急進的思想家，經過兩次的「右轉走」，遂一變而爲極右的復辟論者；我們於此，不能不感到應用學術思想之應該萬分慎重了。康現在爲國人所不齒，但在學術史方面，除他的武斷外，實在自有他的立足點。康弟子梁啓超近著清代學術概論，自稱爲今文學派之猛烈的宣傳運動者，其實梁對於今文學沒有專門的著作，其對於國內思想界的貢獻另有所在，實在不能稱爲今文學者。至於近時純粹的今文學者，除廖康外，不能不推北大教授吳興崔適。崔繼康僞經考的研究，著春秋復始，說穀梁也是古文；又著史記探原，說史記是今文學，其所以雜有古文說，全是劉歆的羼亂，以爲他自己主張古文經傳的根據。此外近人如顧頡剛、胡適，其學術思想，實也受有今文學的影響；但他們受他方面學術的影響較多，也不

能稱爲今文學者。於此須附帶聲明的，就是：清代的今文學者，他們在大體上對於排斥古文而信從今文一點是相同的；至於細節上，他們排斥古文至若何程度，信從今文至若何程度，那就各不相同；但我們爲篇幅所限，只得從略了。又次，清代的復興的今文學已不是西漢的原始的今文學，我們只要以齊詩讖妄的五際說與康有爲的孔子託古改制說一比較，便可知學術思想相去的遼遠了。

六　經今古文學與其他學術的關係

如果經今古文的異同，只是經學上無聊的爭辯，好像他們之爭辯聖人是否「無父感天而生」一樣，那末，我們實在不合算枉費精力與時間這樣絮絮地去敍述；無奈這種異同的爭辯，不僅僅是經學上自身的問題或文化史上已死的陳迹，而竟與中國其他學術有重要而密切的關係。——假使我們還承認中國其他學術尚有研究的價值，而不想把牠丟在毛廁裏。依我的私見，牠與其他學術的關係，較爲顯著的，大約有四：一、古代學術思想的研究；二、古代史的研究；三、史學的研究；四、文字學的研究。

一、今古文學與古代學術思想的研究　我們研究先秦的學術思想，無論你是宗信儒家或排毀儒家，都不能不承認孔子在當時或後世是具有相當的權威，而當加以精密的研究；但經今古文兩派對於孔子的觀念就是絕對的不同，我們究竟何所適從呢？無論你在情感方面，對於孔子尊爲素王，宗爲先師，抑或斥爲頭腦不清之古代思想家；但孔子的眞面目究竟是什麼呢？最近有些學者

主張研究孔子，用一種超經傳的方法，即捨棄一切今古文的爭論，而由論語等稍爲可靠的書籍入手；但我以爲今古文學家或者可以作爲我們研究的初步的助手；我們的目的，固然是超經傳的，但爲方法上的便利計，對於今古文說，絕對不能取「得魚忘筌」的手段嗎？這些都是在研究古代學術思想的方法上成問題的。我個人是比較傾向今文的，我覺得近代今文學家固然有許多地方不免過於武斷、誇大、誣妄，如有些學者們所譏刺；但他們給孔子以歷史上的一個哲學家的地位，比較古文學家僅視孔子爲一個古代文化保存者的史學家，的確高明得多。并且他們說孔子託古改制，表面上是尊崇儒術，而實際夷與先秦諸子同列，比之古文學家尊崇古代實際政治家的周公而以孔子爲他的承繼者，實較有貢獻，而能爲我們研究先秦學術思想史上去一障蔽。現代有些學者們，大談其古代思想，而先不明瞭今古文的派別；或於古文學本無深切的研究與信仰，而故意立異，欲與治今文者相抗爭，如南京某大學國學系的幾位教授們在淺鄙的私意，都覺得不大妥當；但這也不過就我個人治學的嗜好而略抒所見而已。

二、今古文學與古代史的研究　今文學與一切學術關係最大而最密切的，當首推古代史的

研究。本來治中國歷史的人有兩種相反的觀念：一種以爲中國古代的文化在堯舜或堯舜以前已經十分燦爛，以後不僅無進步，而且自春秋戰國以來每況愈下。這派姑名爲舊派，他們以「黃金時代」在古代已經實現過，所以略帶有悲觀的、復古的色彩。一種以爲中國古代文化的燦爛期，不在孔子所敍述的堯舜，而在諸子爭鳴的春秋戰國時候，以後雖受專制政體的影響而沒有長足的進步，但今後努力奮振，不見得沒有相當的希望。這派姑名爲新派，他們相信人類一切社會都是漸漸進化，中國自然也不能例外，所以比較的帶有樂觀的、革新的色彩。我敢武斷地說一句，這兩派觀念的不同，實在受經學上今古文的影響。前一派——舊派——一如古文學家，相信孔子所描寫的堯舜時期的文明是眞實的，相信周禮是周公治平天下之已實行或預計的制度。而後一派——新派——則採取今文學家的態度，以爲古籍上堯舜時期文化的描寫完全是孔子「託古改制」的宣傳手段，和老莊之託於太古，許行之託於神農，墨翟之託於夏禹，是一樣的把戲；至於周禮，至早也是戰國時候的理想的作品，決不是什麼周公的東西。他們更由此進一步而推翻古代一切相傳的史實。顧頡剛說：「古代的史實完全無異於現代的傳說：天下的暴虐歸於紂，與天下的尖刻歸於徐文長

是一樣的。紂和桀的相像與徐文長和楊狀元的相像是一樣的。」㊈胡適說：「包公身上推着許多有主名或無主名的奇案，正如黃帝周公身上推着許多大發明大制作一樣。李宸妃故事的變遷沿革也就同堯舜桀紂等等古史傳說的變遷沿革一樣，也就同井田禪讓等等古史傳說的變遷沿革一樣。」㊉這可見他們態度的急進了。但是我們要知道，新史學家的顧胡的學說，實在是今文學家而爲現社會所不齒的康有爲的諸子託古改制說之進一步的討論；所以無論贊成或反對他們，都須於今古文學有相當的明晰的解悟。以上所述，還是說今古文學與治古代史的根本觀念的關係；至於論及古代的史實，如制度等等，那今古文學的關係與異同更其複雜而繁瑣了。——雖然有些學者對於這些異同以「三代制度不同」一句浮滑的話了之。現在僅就制度中之較重要者，表列於下，以明古代史實傳說的不同，並以明治古代史者之不能捨棄經今古文學的研究。

㊈見語絲第二期古史雜論一。顧又有論夏禹非實有其人，而含有神話性質，見努力附刊之讀書雜誌。

㊉見現代評論第一卷第十四十五期貍貓換太子故事的演變。

制度	今文說	古文說
封建	(1)分五服，各五百里，合方五千里。 (2)分三等：公侯方百里，伯方七十里，子男方五十里。 (3)王畿內封國。 (4)天子五年一巡狩。	(1)地分九服，亦各五百里，連王畿千里，合方萬里。 (2)分五等：公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方三百里，子方二百里，男方一百里。 (3)王畿內不封國。 (4)天子十二年一巡狩。
官制	(1)天子立三公、司徒、司馬、司空、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 (2)無世卿，有選舉。	(1)天子立三公，曰：太師、太傅、太保，無官屬。又立三少以為之副，曰：少師、少傅、少保，謂之三孤。又立六卿，曰：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六卿之屬大夫士庶人在官者，凡萬二千。 (2)有世卿，無選舉。
祭祀	(1)社稷所奉享皆天神。 (2)天子有太廟，無明堂。 (3)七廟皆時祭。 (4)禘為時祭，有祫祭。	(1)社稷所奉享皆人鬼。 (2)天子無太廟，有明堂。 (3)七廟祭有日月時之分。 (4)禘大於郊，無祫祭。

賦役	(1)遠近皆取什一。 (2)山澤無禁。 (3)十井出一車。	(1)以遠近分等差。 (2)山澤皆入官。 (3)一甸出一車。
其他	(1)天子不下聘，有親迎。 (2)刑餘不爲閽人。 (3)主薄葬。	(1)天子下聘，不親迎。 (2)刑餘爲閽人。 (3)主厚葬。

三、今古文學與史學的研究　中國史籍不能不算豐富但討論或研究史籍的史學則異常不發達。就我們所知較有系統而有價值的，當首推唐劉知幾的史通和淸章學誠的文史通義、校讎通義。劉氏作六家、申左諸篇，於左氏春秋、漢書，則加以褒許；於司馬遷史記，則時施譏評。章氏則大唱其六經皆史說，而竭力崇奉劉歆、班固。這二人，如果用今古文學的觀點去觀察可以說都帶有極重的古文學的氣息；因爲我們假使採取今文學的主張，則結論恰恰和他們相反。今文學以爲左氏春秋不僅不是傳孔子的春秋，如公羊傳、穀梁傳等之得稱爲春秋左氏傳；而且是劉歆竄撮僞託之作，其價值還遠在國語之下。那末，劉氏稱左氏春秋謂「其言簡而要，其事詳而博，信聖人之羽翮而述者

之冠冕」的話，完全不能同意了。至於班固，他本生在古文學盛行的東漢，而又是一個康有爲所稱爲「通學」者，他的漢書大部分仍襲古文學創始者劉歆的舊文或主張。如漢書中的藝文志，幾乎完全抄襲劉氏的七略，在章氏的校讎通義宗劉諸篇崇奉甚力，但康有爲僞經考則特作藝文志辨僞上下二篇，謂藝文志六藝略之罪凡五：顚倒六經的次序，其罪一；以僞古經列於孔子今文經之上，其罪二；盛稱僞作的經傳，而詆斥當時博士之學，其罪三；提倡訓詁形聲之學，以滅沒孔子的微言大義，其罪四；奪孔子之學與教以上託於文王、周公，其罪五。自然，經學與史學的觀點不盡相同，但史以信實爲第一義，現在漢書既時有掩護作僞的嫌疑，則劉氏所稱「言皆精練，事甚該密」的話又不可信了。史記一書，學者毀譽不同。劉氏斥謂「所載多聚舊記，時採雜言，故使覽之者事罕異聞而語饒重出」。但今文學家則以爲司馬遷生在僞經未出之前，又習聞今文學大家楊何、董仲舒之說。❹所以其說多與今文學符合，其中如五帝、夏、殷、周本紀，周公、孔子世家，孔子弟子、儒林列傳，太史公自

❹史記太史公自序言遷父談「習易於楊何」，又有「余嘗聞董生曰」的話。

序諸篇，於經學及史學上都是具有威權的著作。至書中雜亂的語句，如自序中「年十歲則誦古文，」儒林傳中「孔氏有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讀之，逸書得十餘篇」等，則係劉歆故意竄亂，以為顛倒五經的佐證。總之，就今文學家的觀點，則史記是信史，左傳是偽品，漢書是掩偽之書。中國的史學研究本不發達，而以今文學的眼光去研究史學的，除崔適的史記探原外，還沒有其他有系統的著作。我們信從今文學或允許用今文學的觀念去治史學，固然還是一個有待討論的問題；但今文學和史學之不能絕無關係，那我們就無法否認了。

四、今古文學與文字學的研究　清代學術的正統派是「漢學，」而「漢學」的中心學科是文字學，我們如果說中國二千年來的文字學以清代為最發達，決不是一句武斷的話。但是一到晚清今文學復興之後，文字學卻受一種消極的影響。清代今文學的復興，是所謂「復東漢於西漢，」或「革鄭許而崇博士」的運動，所以他們對於當時正統派的中心學科，文字學，施以猛烈的攻擊。他們以為：第一，文字學不過是治經的一種工具，如終身窮究訓詁形聲，那就決不能得到孔子寄託於六經中的微言大義，這無異於成語所謂「買櫝還珠。」第二，漢代倡道文字學之最力者是劉歆，

而劉歆所以倡道訓詁形聲之學，實有掩護僞造的「古文」的嫌疑。第三，文字學者所認爲最有權威的書籍，在訓詁方面是爾雅，在形義方面是說文；但爾雅多與毛詩、周禮合，說文也多載古文學言，都不足憑信。第四，文字學者所視爲金科玉律的「六書說」和「古文篆隸之分」，都是僞造或曲奉古文學者的搗鬼，實在毫無根據。現在依次略述大意如下：廖平知聖篇說：「惠戴挺出，獨標漢幟，收殘拾墜，零璧斷圭，頗近骨董家名衍漢學，實則宗法莽歆，與西漢天涯地角，不可同日語。江段王朱諸家，以聲音訓詁校勘提倡天下，經傳遂遭蹂躪。不讀本經，專據書鈔、藝文隱僻諸書，刊寫誤文，據爲古本，改易經字，白首盤旋，不出尋丈。諸家勘校，可稱古書忠臣；但畢生勤勞，實未一飽藜藿。」這種攻擊文字學的話，不免近於武斷，且易發生極大的流弊，如戴震所譏的「宋以來儒者以己之見硬坐爲古聖賢立言之意，而語言文字實未之知」[註]。但是對於沉溺於聲音訓詁的研究而拋棄其他一切學術思想的學者，實在是一個當頭棒喝。康有爲僞經考說：「小學者，文史之餘業，訓詁之末技，豈

[註] 見東原集與某書。

與六經大道並哉！六藝之末而附以小學，……此劉歆提倡訓詁，抑亂聖道，僞作古文之深遠也。」又說：「歆既徧僞羣經，又欲以訓詁證之，……自此經學遂變爲訓詁一派，破碎支離，則歆作俑也。」㊷他并且列舉若干證據，以證實劉歆的罪狀。這些罪狀，固然還待考核；而劉歆之能否這樣地不憚煩與能否有這樣的精力，也都有待於討究；但治文字學者決不能就憤憤地斥爲讕言。爾雅一書，相傳爲周公作，其誣妄不言可知。孫星衍在爾雅釋地四篇後敍說「爾雅所紀則皆周官之事」，陳啓源毛詩稽古編考爾雅與毛傳多同，所以康有爲說：「爾雅訓詁以釋毛詩、周官爲主。釋山則有五嶽，與周官合，與堯典、王制異。釋地九州與禹貢異，與周官略同。釋樂與周官大司樂同。釋天與王制異。祭名與王制異，與毛詩、周官合。若其訓詁，全爲毛詩；……時訓三家，以弄狡獪。」至許慎說文，自段玉裁注行世後，如日中天，幾爲初學必讀之書；但許氏實東漢古文學大家，說文序說：「其稱易費氏㊸，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則說文爲古文學的附庸，實很顯著。所以康有爲

㊷均見僞經考漢書藝文志辨僞下

㊸費氏原書作孟氏，依章炳麟及康有爲說改。見檢論清儒及僞經考卷九說文序糾繆。

於偽經考中特附說文序糾繆一文，斥許慎為劉歆的功臣，說「歆偽經之光大，則賴鄭玄之功；偽字之光大，則賴許慎之力。……篡孔子之聖統，慎之罪亦何可末減哉！」且說文中所謂六書，所謂古文，所謂篆隸之分，在康氏都以為不可考信。六書說僅見於周官保氏，而不見於他書；左傳有「止戈為武，反正為乏」的話，適足證古文經傳的相同；其後漢儒言六書，惟有許慎說文及鄭玄周官注，而博士們則絕無談及；凡此，都不能不啟今文學者的懷疑。康氏對於六書說的本身，許為條理甚備；但因為劉歆「偽託於經，則不得不惡而辨之。」至於古文的不足信，第一不合於文字由繁而簡的原理；桂馥謂「小篆於籀文則多減，於古文則多增；」則小篆於籀，其理順而可信；籀於古文，其理逆而可疑。第二，古文出於孔子壁中，而壁中得書的事，今文學者就根本不信，而斥為劉歆偽託的初步。第三，新莽居攝時，重定六書，一曰古文，二曰古文奇字，則劉歆更有借莽勢以行偽古學的嫌疑。至區分篆隸，若否出偽竄，下籀篆祇不過筆圓長方折的不同，一如眞書行書的微異，並不是字體的殊異。第二，文字的變遷，隸為篆的漸移，不關人事的改作；如眞書興於魏晉，但無人能指為誰作，所以杜邈造隸書的話亦不可偽竄。第三，漢書藝文志謂「隸書施之於徒隸，」陳千秋說「劉歆偽撰古文，欲黜今學，

故以徒隸之書比之，以重辱之」也的確有相當的理由。總之，今文學者並不反對文字學的研究，但現今的文字學都局促於古文學說之中，實有改造的必要。這或者可以與治文字學者以一種解放的勇氣，似乎決不能憤慨地就斥今文家言爲鹵莽滅裂吧！

七　經今文學在學術思想上的價值

國內學者對於經今古文的態度，大抵不出四派：一派不明瞭經學有所謂今古文的異同，一派墨守今文；一派專治古文，最近一派又有超今古文而研究孔子或古代史的趨勢。第一派不明學術塗徑，可以置而不論。第三第四兩派所以不滿意於今文學，大抵以為西漢今文學如齊詩五際六情之說，聖人感天無父之爭，以及董仲舒取蛙祈雨之術，直同原人思想，或類方士術數，的確不配稱為學術思想；至於清代的今文學者，則斥古經不免武斷，信緯書實近誣妄，而各人對於今文學的見解，亦復各執一辭。這種批評的話，都是頗中肯綮；并且我也不是專治今文學者，實無用其辯論或掩護。不過我們平心而論，清代今文學在中國學術思想上，也自有其相當的價值與功績，未可一概抹殺。就普通的影響說，在消極方面，能發揚懷疑的精神；在積極方面，能鼓勵創造的勇氣。就實際的結果說，在消極方面，使孔子與先秦諸子平列；在積極方面，使中國學術，於考證學理學之外，另闢一新境地。

學術發達之有待於懷疑精神，自不待言；清代學術界自胡渭的易圖明辨，對於宋儒假託於羲文周孔的易學圖錄證妄，閻若璩的古文尚書疏證，對於晉人僞託於孔安國的孔壁古經，證爲贋品，已啓懷疑經典的緒端。到今文學者，於詩則斥毛傳，於書則斥古文尚書，於禮則斥周官，於易則斥費氏，於春秋則斥左氏傳，舉千餘年來學士大夫所奉爲聖經賢傳而不敢稍加誹議的東西，而大聲狂呼，斥爲劉歆僞造，以爲佐莽篡漢的工具；則其懷疑的精神，在中國歷來的學術界，實少其匹。在我們現代眼光看來，斥孔子爲孔二，也不足證爲勇者；但在數十年前，孔子經傳還握有絕大權威而含有宗教性的時候，竟然有人斥其中一部分是僞造，其膽識不能不令我們有相當的欽佩。這比如在共和政體之下指斥君主專制，毫不爲奇；而在獨夫恣睢時代，鮑敬言倡無君，唐甄言抑尊，則不能不稱爲革命的思想家了。我們只要看廖平受威逼而變說，康有爲著僞經考而被焚禁，則大可看見當時今文學者爲提倡懷疑精神而被壓迫了。至於所謂鼓勵創造的勇氣，是指今文學者能揭出孔子的創造精神以相號召而言。本來孔子學術思想的眞面目，我們到現在還沒有完全的眞切的了解，雖然我們崇奉孔子爲先聖或先師已經有二千餘年之久。梁啓超說：「寖假而孔子變爲董江都、何邵

公矣，寖假而孔子變爲馬季長、鄭康成矣，寖假而孔子變爲韓退之、歐陽永叔矣，寖假而孔子變爲程伊川、朱晦庵矣，寖假而孔子變爲陸象山、王陽明矣，寖假而孔子變爲顧亭林、戴東原矣。」❹這話頗能痛快地指斥中國數千年來學術冒牌失眞的弊病。所以清代今文學者所描寫的孔子，是否能得到孔子的眞象，還是疑問；不過他們特別提出孔子的創造的改革的而帶有熱情的精神，比較董何的專己守殘之學、馬鄭的經傳注疏之學、韓歐的文章格調之學、程朱陸王的個己修養之學、顧戴的名物考證之學，的確不能說不稍高一籌。他們說孔子決不是一個老學究式的古代文化保存者；他熱情的主張救世，堅決的主張改革；他想依其力之所及以創造新社會，他想藉其學之所就以建設新學派；他栖栖遑遑席不暇煖，無非是救當時陷於水深火熱的人類；他孜孜矻矻著述六經，也無非是救當時或後世的陷於水深火熱的人類。我們讀論語「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的話，的確使我們不能不從內心敬仰這個熱情的救世者。總之，經學上自有清代的今文學，然

❹見清代學術概論頁一四四引壬寅年新民叢報。

後孔子纔脫離迂緩的、頑固的、瑣屑的氣味，而與我們以偉大的熱情的印象。使孔子思想從淵沒的死氣裏，一變而含有新鮮的生命，這不能不感謝今文學者的功績。

至於今文學發生後的結果，在消極方面使孔子與先秦諸子平列，在積極方面，於考證學理學之外另闢一新境地，這都不是今文學者所預計或及料的。本來今文學者研究經傳，研究孔子學術，還是仍襲漢武罷斥百家尊崇儒教的傳統的荒謬的思想，還是視孔子與先秦諸子絕對不同；但自康有爲作孔子改制考，說孔子著經是託古改制，諸子著書也是託古改制，孔子之贊許堯舜文王，無異於老莊之稱譽太古，許行之稱譽神農，墨翟之稱譽夏禹，都是一種宣傳的手段。在康的本意，是說明孔子創教，以尊崇孔子；但結果孔子的六經與莊生的寓言相等，孔子的手段並不比諸子高明，於是孔子的地位與經典的尊嚴發生搖動；而儒家不過秦諸子中的一派的思想，自然會順勢而起。加之當時考證學發達，經史之外，旁及諸子，於是諸子學漸漸興盛，不似往昔的被抑。我們現在對於古代學術，所以能從孔學中解放出來而自由研究，固然是時勢的變異，但今文學者不無促成的微功。至對於中國學術界另闢一新境地，則殊明顯。因爲中國學術大體不出兩派：一派是東西漢及清

中葉的考證學，專門在名物訓詁上用功夫；一派是宋明及清初的理學，專門在心性理氣上去鑽研。到了清末的今文學者，他們不在文字上着力，也不在修養上的着力，而專門着眼於社會制度的改革。這派的研究，在漢學家或斥爲「無稽不信，」在宋學家或詆爲「本末倒置；」但是無論如何，我們不能不承認今文學者是於漢宋學之外另樹一新學派，另闢一新境地呢！

八　經今文學的重要書籍

一　偽經考　康有爲　萬木草堂刊本鉛印本
二　孔子改制考　康有爲　萬木草堂刊本鉛印本
三　今古學考　廖平　四益館經學叢書本適園叢書本
四　知聖篇　廖平　四益館經學叢書本
五　經話　廖平　四益館經學叢書本
六　五經通論　皮錫瑞　原刻本商務印書館影印本
七　經學歷史　皮錫瑞　原刻本羣益書局鉛印本商務印書館影印本
八　史記探原　崔適　木刻本北平大學鉛印本
以上通論
一　魯詩故　古經解彙函本

二　齊詩傳　古經解彙函本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三　齊詩翼氏學　迮鶴壽　續清經解本

四　齊詩翼氏學疏證　陳喬樅　續清經解本

五　韓詩故　古經解彙函本

六　韓詩說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七　韓詩內傳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八　韓詩外傳　版本甚多古經解彙函本可閱

九　薛君韓詩章句　古經解彙函本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十　詩考　王應麟　玉海本

十一　重訂三家詩拾遺　范家相著葉鈞重訂嶺南遺書本

十二　三家詩補遺　阮元　觀古堂彙刻書本

十三　三家詩補注　丁晏　清經解本

十四　三家詩異文疏證　馮登府　清經解本

十五　三家詩遺說考　陳壽祺陳喬樅　續清經解本

十六　詩四家異文考　陳喬樅　續清經解本

十七　詩四家異文考補　江瀚　晨風閣叢書本

十八　三家詩義疏　王先謙　原刻本

十九　詩古微　魏源　原刻本續清經解本

以上詩

一　尚書大傳　古經解彙函本

二　尚書歐陽章句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三　尚書大夏侯章句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四　尚書小夏侯章句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五　今文尚書經說考　陳喬樅　續清經解本

六　尚書歐陽夏侯遺說考　陳喬樅　續清經解本

七　書古微　魏源　原刻本續清經解本

以上書

一　禮經通論　邵懿辰　續清經解本國學扶輪社鉛印單行本

以上禮

一　周易施氏章句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二　周易孟氏章句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三　周易梁丘氏章句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四　周易京氏章句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以上易

一　公羊嚴氏春秋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二　春秋公羊嚴氏記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三　春秋繁露　董仲舒　版本頗多古經解彙函本可閱

四　春秋董氏學　康有爲　萬木草堂刋本

五　公羊何氏釋例　劉逢祿　清經解本

六　公羊何氏解詁箋　劉逢祿　清經解本

七　左氏春秋考證　劉逢祿　清經解本

八　春秋復始　崔適　北平大學鉛印本

以上春秋

一　齊論語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二　論語述何　劉逢祿　清經解本

三　論語注　戴望　南菁學院叢書本

以上論語

以上所舉的，都是研究經今文學的重要書籍；因爲手頭書籍的缺乏和時間的過於匆遽，所以

決不敢自謂完備。闕列大批的書目，在最近的刊物，似乎成了最可厭的時髦的事，不學如余，實不敢而且不願自附後塵；不過在本文中指示初學者，這實在是一條捷徑，所以終於不自主地著筆了。我並不以爲青年可寶貴的時間太多，可作爲的事太少，一定要他們在這故紙堆中鑽研；我不過指示在近代視爲最無聊的這樣一件經學上的公案，已經費了古今無數學者的精神與光陰而已。如果少數的學子們，以好玩的態度，願意在這裏面嘗點異味，那也不用使若何的大勁，能夠披閱康有爲的僞經考、廖平的古今學考、王先謙的三家詩義疏、劉逢祿的公羊何氏釋例諸書，也就可以了。此外章炳麟檢論清儒篇和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中，都有談到清代今文學興盛的史迹，也可以參看。

——完——